

島嶼與船



王敬義自選集之三

島嶼與船

王敬羲自選集之三





本刊出版獲
藝術發展局贊助

島嶼與船

王敬義自選集之三

者：王敬義

版：正文出版社

址：香港九龍郵箱九一六三〇六號

話：（八五二）二三六七三八九四

刷：三和印刷廠有限公司

行：吳興記書報社

地 印 電 地 出 版 著者

封面設計：John Wong

地 址：香港樂古道六十八號地下



本書獻給敬愛的母親王鮑鳳珍女士（1911—1999）

Hxw396/05

王敬義

江蘇青浦人。台灣國立師範大學文學士，美國愛荷華大學文學碩士（英文創作）。

五〇年代已開始在台灣著名的《文學雜誌》發表小說，六〇年代開始主編《純文學》香港版、《南北極》、《財富》等月刊。著有中篇小說《選手》、《奔潮山莊》等，散文集《觀天集》、《偶感錄》等，短篇小說集《聖誕禮物》、《青蛙的樂隊》、《康同的歸來》等，九〇年代重新修改舊著作，結集為《囚犯與蒼蠅》一書，由國內花城出版社出版。九八年六月再度把《純文學》復刊；年底出版自選中、短篇小說集《搖籃與竹馬》。

序

• 黃修己

王敬義這個名字，對於多數內地讀者來說，也許還是陌生的。我和王先生雖有數面之緣，但手頭亦少他的生平和創作的資料，不能作詳細的介紹和評論。祇知道他寫過幾百萬字的作品，又是香港《純文學》雜誌的主編，他編的雜誌在商業化的都市中，堅持高雅文學路線，這當然需要高雅精神的支撐。這種精神正表現在他的創作中。這本《島嶼與船》，是王先生的詩文選集，是我們了解他從而了解香港文學的第一手材料。

王敬義先生和我是同輩，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大時代。一九四九年這把利刃，把我們決絕地切開了，從此分離在不同地區，走上迥然相異的人生道路。等到我們都老了，分離時的少年郎已成老翁之時，才有機會相逢一處。本不相識的人各把這大半輩子在不同環境中的人生體悟，拿出來交換著看看，令人驚奇的是，竟有許多相似。

在《島嶼與船》的許多篇章中，王先生描繪了他在香港——臺灣——美國——加拿大的奔波。那時他把香港視為『我自己的根』（《兩城》）。但在香港的眼裏，他祇是外來客，他的故鄉不在這裏（王先生是江蘇人，出生於天津）。他描寫身在他鄉為異客的感受：『這一代流放中的知識分子也將無法在忘記國籍之後忘記家鄉。異邦的春雨會使我們想到群鶯亂飛的江南，海船的一聲汽笛會帶我們回到渤海之濱，回到童年。』（《鄉愁的陷阱》）他稱自己的一生是『放逐的生涯』（《無題》）。作為大陸的知識分子，我沒有這樣的飄流的經歷，然而對人生同樣地有一種無根飄流之感，幾十年來過的可以說同樣是一種『放逐的生涯』。從南到北，從北到南，都難以找到一個可以安置自己精神的家園。我曾戲稱我是永遠的『客家』——生活在自己的國土上，精神上却永遠的做客。所以我讀到王先生的《天涯歌女》，竟立即想起《琵琶行》，想起那『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嘆！不過各有不同的淪落，一個有國有家的人，却是個精神的流放者，即使他有穩定的生活，他的生命不見得比一個漂泊者更有詩意。王先生說：『我們屬於「被浪費的一代」，幾乎已是肯定的了。』（《無題》）而不久前，我為北京大學中文系五五級畢業四十週年紀念集《難忘的歲月》寫的回憶，題目就叫《沒有一代》。這是我對五六十年代成長的大陸知識分子命運的概括。這『被浪費的一代』、『沒有一代』，含義或有所差異，畢竟是相似的啊！為甚麼生活境遇很不相同的我們，人生感觸却如此相近呢？

我對王先生有一點羨慕，因為他能用生花妙筆記錄了『放逐的生涯』，為同代人保留了一點喜怒哀樂的思想痕跡，或許於將來研究20世紀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有用。本書祇是選本，我不知道未能入選的都寫的是甚麼。但就已選出的這些，恰似一面鏡子，海內的海外的同代人都可以來照照自己的眉眼。

又像一把鑰匙，打開人們思考知識分子與時代關係的一條思路。而同時，又是一篇篇很精彩的散文。祇是對我來說，那裏面對人生的種種體悟，比它的文采更重要，更有價值。

我希望這一部書在內地能得到許多人的共鳴和理解，希望對內地與香港的文學交流起一點推進的作用。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於康樂園

自序

《島嶼與船》是我的第三本自選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我在為《搖籃與竹馬》所寫的自序中說：『一年印一本自選集，是給自己許的願。』在那年十二月底我如願出版了《搖籃與竹馬》。但一九九八年做到的事，一九九九年和二〇〇〇年，却繳了白卷，因為《島嶼與船》在集稿方面耽擱了。

《島嶼與船》是一本散文集，我平生散文作品最多，但佚失的也最多。在臺灣報刊發表散文（或隨筆）的稿費曾經是我賴以為生的收入。《聯合報》、《中國時報》（即五、六十時代的《徵信新聞》）、《新生報》和《中華日報》的副刊都發表過我不少作品，今天已無處覓尋。有一次在臺北聯經出版社的書店，翻閱一份《聯合報》副刊的索引，發現就有少作二三十篇，要求店方負責人代為影印，終於還是沒有下文。但佚失的舊作偶爾也有『出土』的時候，那就會令我狂喜一陣子，隨後便安排在復刊的《純文學》月刊發表。這類出土的舊作至少有六七篇之多，雖然經過修改，仍不免稚嫩，惟也都收進本集。真正的新作，祇有《兩城》、《母亡》等寥寥可數幾篇，少得不成比例。

至於詩，收在這個集子裏的，都是近數年的作品；有些是較早期的，例如『東郊九號』和寫長江大橋的那一首，皆發表在我主編的《南北極》月刊。關於我的詩作，最早的一首題名『提燈的人』發表在五十年代的《中國學生週報》，由香港文學史料專家許定銘挖掘出來，但沒有收在本集中。

在《搖籃與竹馬》的自序文結尾，我說：『……近年努力搶救自己的「破爛」，真的很滿足，絕無自卑感。……』《島嶼與船》這個集子，仍可以前面的幾句話作結尾，祇是，『破爛』越來越少，想找多幾件出來『搶救』，也不容易呢。

二〇〇一年八月·香港

目 錄

第一輯 詩

黃帝陵·偶感	序	黃修己
初訪長江	自序	一
香港，一九九五		四
二〇		
一八		
一七		

我熟悉的城市	二三
山火	二三
東郊九號	二四
母與子	二四
無憾	二七
時間的隧道	二九
煙花頌	三〇
移動的風景	三一
母亡	三七
兩城	三九
我的札記本	四一
入境問俗及其他	四六
天涯歌女	四八

第一輯 散文和小品

女作家與歌女的世界

五二

銅川印象

五四

鄉愁的陷阱

五七

自卑與自大

五九

沒有寫完的小說

六一

祇剩下一張大嘴

六三

靜夜聽雨

六五

病後的境界

六七

大都市的陌生人

六九

搬家到花蓮去

七一

從城裏來的強盜

七三

談安全感

七五

神父也是人！

七八

哀莫大於心死

八〇

看船去

八二

愛奧華的冬天

八四

芝加哥夜航	九二
現實的神話	九七
新加坡過客	一〇〇
福特旅館的恐怖之夜	一〇三
在香港看香港	一〇七
從臺北看香港	一〇九
旅人小記	一一一
病室雜感	一二五
砂塵滚滚的旅程	一二七
河床	一二七
狂熱	一二四
夜記之一	一二六
夜記之二	一二八
無題	一三〇
夜聲	一三四
咖啡渣	一三七

第二輯 讀書札記

不敢面對現實	一三九
『二〇三』之四	一四一
仙水	一四五
健園之憶	一五二
等人	一五六
小皮匠	一六〇
「流血的過客」	一六七
讀《圍城》	一七〇
一線之隔	一七二
生命止於何處？	一七四
心靈閉塞症	一七六
面目可憎	一七八
作者與愛心	一八〇

內在的畸人	一八二
活在誤解中	一八四
半張圖畫的悲劇	一八六
邊緣人	一八八
人生的虛偽	一九〇
由《憂國》談起	一九二
重讀莎士比亞	一九五
技癢難忍	一九八
重讀《呐喊》與《彷徨》	二〇一
重讀《駱駝祥子》	二〇三
《審判》與《異鄉人》	二〇七
地下室英雄	二一六
《菊花的香味》	二一九
《性變態狂》	二三四
《我不是斯蒂樂》	二三八
《喜劇演員》	二三一